

Peng Qing -long

WRITING BACK TO THE EMPIRE

TEXTUALITY AND HISTORICITY IN
PETER CAREY'S FICTION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Peng Qing -long

WRITING BACK TO THE EMPIRE

TEXTUALITY AND HISTORICITY IN
PETER CAREY'S FICTION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写回”帝国中心: 彼得·凯里小说的文本性与历史性研究 = Writing Back to the Empire: Textuality and Historicity in Peter Carey's Fiction/ 彭青龙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4

ISBN 7-5004-5495-3

I. 写… II. 彭… III. 凯里, P. —小说—文学研究—英文
IV. I611. 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1512 号

责任编辑 史慕鸿
责任校对 沂 涟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010—64031534(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875

插 页 2

字 数 318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cknowledgements

Upon completion of my doctoral dissertation, I was overwhelmingly exultant and relieved, like a warrior who had outweighed a formidable enemy or a prisoner who saw the first ray of sunlight after years of confinement. In some one thousand and four hundred days, I toiled at the project, back breaking, eyes bloodshot, and stomach aching, and had yet an experience, bitter but sweet, hard but fulfilled, an experience I shall cherish in the days to come. This is a moment of sizable significance on my academic journey, which will inspire me to move undauntedly ahead, even though the road might be rugged and steep, thorny and uneven.

First and foremost, I would like, hereby, to convey heartfelt gratitude to my supervisor — Professor Huang Yuanshen, a distinguished scholar, for his academic rigidity, intellectual insight, and constructive guidance. It is he who has ushered me into the palace of literary treasure and broadened my horizons; and it is he who has encouraged me to read more and hone my writing muscles. Four years

of working together, with hot academic discussions have forged between us a solid relationship of trustworthy friends and reliable comrades in spite of the disparity of age. His commitment to studies, dedication to work, generosity to friends, kindness to the beloved impressed me substantially, beckoning me to learn from him in work and life. Without his constant support and help, it would be impossible for me to accomplish my doctoral dissertation, for which, I am most grateful to him in my heart of hearts.

I should also express my indebtedness to Australian-China Council for its financial support to my research at La Trobe University, where I collected up-to-date data for my doctoral dissertation and came to know such distinguished scholars as John Barnes, Chris Palmer, Paul Salesman, and John Fitzgerald, who had given me invaluable suggestions and insightful comments on my project.

Throughout my four-year studies a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I was fortunate to receive constructive advice from Professor Fei Chunfang and Professor Liu Naiyin, whose lectures on drama and literary criticism impressed me most, and to whom I owe special thanks.

Thanks should also go to my fellow classmates and close friends like Xu Kai, Wang Guanlin, Wu Baokang, Chen Hong, Zhou Xiaojin, and Liang Zhongxian. The discussions with them on some baffling issues, oftentimes, brought about break-throughs in my paper writing.

序

黄源深

与青龙相识，还是几年前的事。那时，他刚从古都西安来到大上海，身上散发着黄土高原的质朴，内里透出大展宏图的雄心。转眼之间，他攻读了硕士，继而又读博士，在行政事务和教学工作的交迫下，竟按时完成了博士论文，拿到了博士学位。

在常人看来，这完全顺理成章。我却因为一直关注着他发展的足迹，知道这其实很不平常，他的成功是用超常的努力铸就的。

记得他向我提出希望考博的时候，我很有些疑虑。因为他的硕士论文写的是应用语言学，发表在报刊上的论文也全属这一范畴。我劝他把困难考虑得多些，但他态度坚决，说是再难也要上，大有破釜沉舟的气概。而且说干就干，借来相关书籍，一面阅读，一面用英文撰写短论文。他的迅速进步说服了我，也使他顺利通过入学考试，正式就读博士学位。读博期间，他几乎夜以继日地读书，把以前该读却未曾涉猎的文学书籍，包括理论和作品，都一一补上。与此同时，他开始撰写文学评论文章。对他来说，这难度更大。他一次次地写，一次次地改，没有假日，没有休息，直至双眼发红，背脊酸痛，胃口全无。每次看到他写完一篇文章交来的时候，人蔫蔫地，仿佛生了一场大病。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的不懈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他的

论文陆续在《外国文学评论》、《当代外国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等报刊发表，并引起了同行的注意，而这时离他转行从事文学研究还不到三年。这样的成就，谁见了都会羡慕和钦佩。

当下，很多学人都逐鹿市井，弃学术而谋实利。青龙却不为所动，固守斗室，潜心研究学问，无怨无悔，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恐怕也是他成功的主要原因。

青龙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彼得·凯里，当代澳大利亚最优秀的小说家。凯里两度获得布克奖，是世界上获此殊荣的两位作家之一。另一位是南非的布切，几年前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由此不难看出凯里的文学前景，以及他在当今世界文坛的地位。

凯里信奉超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运用逼真的细节，缜密地编织一个看似真实却实为荒诞的故事。因为细节的极度真实，你觉得故事很可信；但情节的发展又令你感到一切很荒唐。在真真假假的叙述中，作者将故事推向前进。像布莱希特在戏剧中设置“间离效应”一样，凯里有意在人物与读者之间筑起了一堵墙，让你始终保持理智的清明，随时做出正确的判断，不至于陷入强烈的情感所织成的罗网。

凯里的小说有一种复杂性。虽然他用字简单，句式也很短，看上去好懂，但读者容易上当，止步于字面意义，而疏忽了底下潜藏的深意。这种复杂性更体现在小说的内涵上，往往一个多少有点怪异的故事，几个差不多边缘化了的人物，以及他们让人始料未及的结局，使整部小说意义含混，主题难以捉摸，作者的意图扑朔迷离。他的不少小说，如《奥斯卡与露辛达》、《幸福》和《魔术师》等都属于这种情况。因此要阐释他的小说，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青龙的这篇博士论文，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以老吏拆狱般的细致，从诸多细节入手，分析了凯里多部小说的运作机制、故事的走向，及人物的发展，窥见了凯里小说的宏观意图——颠覆传统偏见，还澳大利亚历史以本来面目。

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从来就是开放的，尤其是我们所面临的是复杂多变的凯里，见仁见智更是习以为常的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篇论文的视角是独特的。

祝愿青龙在治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2005 年 10 月于紫藤斋

论文提要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一大批澳大利亚作家在国际文坛的声誉鹊起，澳大利亚文学步入繁荣时期。帕特里克·怀特诺贝尔文学奖的折桂，使得国外文学评论家对澳洲文学刮目相看。彼得·凯里两次布克奖的获得，更引起了世人对澳洲文学的极大关注。然而，像其它后殖民国家一样，澳大利亚也经历和忍受着“身份丧失”的痛苦，常常被殖民帝国描写成“他者”，并沦落到被人“凝视”的境地，在帝国话语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即使在文化多元化的当今世界，澳大利亚文化仍然遭受着“帝国知识暴力的挤压”。为此，许多作家以建构独立的澳大利亚文化身份为己任，并通过其作品展现澳大利亚人建立文化身份的艰难历程。

在这些作家中，彼得·凯里无疑是最突出和最成功的一位。其小说不仅表现了他对当代澳大利亚民族心理的独到见解，而且也彰显出他强烈的后殖民主义历史观。在已出版的八部长篇小说中，五部都和帝国殖民史相关。从《魔术师》（*Illywhacker*, 1985）里所展现的历史谎言和民族困境，到《奥斯卡与露辛达》（*Oscar and Lucinda*, 1988）的英国基督文化与澳洲土著文化的冲突；从《杰克·迈格斯》（*Jack Maggs*, 1997）马格维奇文化身份的重塑，到《“凯利帮”真史》（*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 2000）殖民神话的再现；从《特里斯坦·史密斯不寻常

的生活》(*The Unusual Life of Tristan Smith*, 1994) 的帝国文化霸权, 到《幸福》(*Bliss*, 1982) 里的“美国梦”, 无不体现彼得·凯里“写回”旧殖民帝国——英国和新殖民帝国——美国的倾向。“写回”并不是“重写”, 而是比尔·艾什克拉福特(Bill Ashcroft)提出的“篡改”, 即体现最有效的后殖民对立性, 并使其自身成为一种主导后殖民话语的方式。“重写”只不过在“多重奏”中加了“甄别的声音”, 而“篡改”则改变了“元叙述”本身。“写回”的效果比“把故事掰正”更深远。彼得·凯里最优秀的作品融合了维多利亚的宏伟气势和澳大利亚的乡土气息。本书以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的发展为背景, 以彼得·凯里的作品分析为主线, 以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和文化批评为方法, 多视角揭示其文化身份建构的历史负荷与现实困境。

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简要地回顾和总结了彼得·凯里的创作生涯和学界对其作品的评价。彼得·凯里的创作生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分别以1988年和2001年两次荣获布克奖为界。迄今为止, 他已出版了两部短篇小说集, 八部长篇小说和一部儿童文学作品。虽然最初彼得·凯里是因为写短篇小说《历史上的胖子》(*The Fat Man in History*, 1971) 和《战争的罪恶》(*War Crimes*, 1979) 而名声大噪, 但他的长篇小说更加出色, 并屡获大奖。1982年凯里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幸福》获得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弗兰克林奖。之后长篇小说《魔术师》获得布克奖提名。1988年《奥斯卡与露辛达》一经出版, 便引起轰动, 被誉为当代英语文学界最优秀的小说之一。该小说自问世至今曾先后获得布克奖、迈尔斯·弗兰克林奖等六项桂冠。90年代初, 彼得·凯里的写作生涯跌入低谷。评论家们对其出版的两部小说《税务检查官》(*The Tax Inspector*, 1991) 和《特里斯坦·史密斯不寻常的生活》褒贬不一, 这种情况直到1997年《杰克·迈格斯》出版后才有所改变。该小说荣获英联

邦作家奖和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并引发了他的第二个创作高峰。2000年《“凯利帮”真史》出版后热评如潮，除一举夺得2001年度布克奖之外，还获得该年度的英联邦作家奖。纵观彼得·凯里的创作生涯，我们发现他的多数作品都激荡着历史的回声，其作品所探求的不仅是个体求变的现实困境，而且更多地揭示民族求变的历史束缚。他的作品中到处都有大英帝国的影子，如《奥斯卡与露辛达》里的“文明使者”化身杰弗里斯，《“凯利帮”真史》里象征帝国腐败的费茨·帕特里克警察，《杰克·迈格斯》里的作家托拜厄斯·欧茨等，以及新殖民帝国文化霸权的渗透，如《魔术师》里有钱的美国佬内森·锡克，《特里斯坦·史密斯不寻常的生活》中维拉斯塔国的特工加布·曼曾尼，《幸福》里的杰欧勒等。彼得·凯里的文本所包含的“写回”帝国历史、文化的特性正是本文所着墨探究的。

第二章，写回帝国中心——主题论。即探讨彼得·凯里文本主题的历史性。彼得·凯里是小说界伟大的掘宝高手之一，他的五部长篇小说分别从民族叙事、帝国远征、殖民文学、历史记忆和文化霸权等方面探求了澳大利亚的民族心理，以及与英、美帝国之间的关系。《魔术师》是彼得·凯里建构澳大利亚的民族叙事和文化身份的第一次尝试。通过讲述赫伯特·拜杰葛瑞一家三代试图建立民族航空、汽车工业，而最终梦碎人去，家园变成了“最佳宠物店”的离奇故事，表现了澳大利亚人追求个人、民族理想的现实困境：澳大利亚在历史上是英帝国的殖民地，随着历史的变迁，现在又沦落为美帝国的殖民地，所不同的是仅仅换了主子而已。

如果说彼得·凯里在小说《魔术师》里只是提到帝国殖民史谎言的冰山一角的话，《奥斯卡与露辛达》则是对帝国“文明史”最直接的揭露。彼得·凯里将帝国远征的历史事件融入一对青年男女离奇的爱情故事，再现了帝国文明给土著文化带来的灾难。

彼得·凯里不仅邀请人们重新审视 19 世纪的旧文化，而且还邀请人们重新审视 19 世纪的旧文学。澳大利亚在帝国的意象中是边缘的部分，在狄更斯的小说《远大前程》里，马格维奇是一个浑身上下都透着犯罪气息的，不被英国中产阶级所接受的“他者”，但在彼得·凯里的小说《杰克·迈格斯》中，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经历人生风雨、勇敢睿智的英雄。一场冲突后，迈格斯携同救他的梅西逃离伦敦，回到澳大利亚，在那里他儿女成群，事业有成，并两任郡长。

《“凯利帮”真史》是彼得·凯里力图打破帝国文化代码的又一尝试。它通过主人公内德·凯利这个无权无势的个体，尤其是其作为历史“小人物”的不幸遭遇，再现了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东北部内陆地区几乎无处不在的贫穷和艰难，腐败与不公。《“凯利帮”真史》是“凯利帮”及其家族的血泪史，也是澳大利亚民族血泪史的缩影。主人公内德·凯利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坚韧、反叛精神正是澳大利亚民族性格中最耀眼的部分。

殖民时期的澳大利亚人不得不为其文化身份而同大英帝国抗争，当代的澳大利亚人同样需要同新殖民帝国——美国作斗争。《特里斯坦·史密斯不寻常的生活》是一部有关文化殖民的小说，它向读者展现了帝国在政治上干涉，经济上剥削，文化上控制其他国家的霸权行径，以及弱小殖民地如何利用“招摇撞骗”的伎俩来颠覆帝国文化和对其爱恨交织的民族心理。

通过作品分析，我们清楚地看出，彼得·凯里的小说贯穿着很强的后殖民主义历史观：重新审视和纠正被殖民者歪曲的历史与文化。

第三章，小说的文本性和历史性——叙述方法论。即彼得·凯里是如何通过一定的写作技巧来表现小说的文本性和历史性的。该章从驳论入手，批判了部分文学评论家见树不见林，喜好用文论术语随意给别人“贴标签”的做法。笔者认为，将彼得·

凯里划归为后现代主义作家，或者是后殖民主义作家，或者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都是断章取义，一叶障目的做法，因为它忽略了其写作手法的丰富多样性。事实上，彼得·凯里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绝不局限于一种写作形式，他在继承了澳大利亚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既有别于亨利·劳森的现实主义，也异于帕特里克·怀特的现代主义，而是以多种手法来表现主题。他的文本里既有后现代主义作家常用的手法，如元小说、戏仿、侵入式话语等，也有后殖民主义意义上的寓言和反讽，同时还有现实主义的传统叙述和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可以说，彼得·凯里的小说是事实与虚构的结合，科幻与真实的结合，高雅与通俗的结合，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结合。他的小说并不适合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而是多种形式的“杂交”或者是兼而有之的“第三空间”。这些写作特点在他的历史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本章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魔幻现实主义等方面，来探讨彼得·凯里小说写作形式的多样性。

第一部分，后现代主义的“元小说”特征。彼得·凯里在文本中大量使用自我指涉的叙述模式、侵入式的话语和戏仿，从而使其小说表现出后现代主义“元小说”的特点。“元小说”强调“虚构性”，这也为“文本性和历史性”的关系做了很好的注解。

第二部分，后殖民意义上的“寓言”式小说。彼得·凯里的五部“写回”帝国中心的小说，都具有后殖民意义上寓言小说的特征，都可以从“表象”和“实质”的两个层面来解读。如《魔术师》里的赫伯特·拜杰葛瑞热衷于建造房子，《杰克·迈格斯》里的主人公迈格斯受到帝国作家托比·欧茨的“凝视”，《“凯利帮”真史》里的内德·凯利家族遭受殖民压迫和司法不公等，这些情节与澳大利亚民族叙事联系起来，其寓言性不言自明。

第三部分，魔幻现实主义和传统叙事的结合。彼得·凯里的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彰显其“杂交”特性。他的两部短篇小说集，三部长篇小说《幸福》、《魔术师》、《“凯利帮”真史》里都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技巧，以表现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但是正如他没有将后现代主义用到极端一样，彼得·凯里没有将魔幻现实主义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的小说，尤其是历史题材的小说，依然保留着传统现实主义作品的基本特点。这一点可以从小说所表现的时空观、故事情节和结尾得到证明。因此，我们在用后现代的视角去“观照”彼得·凯里小说的时候，不应该忽略其现实主义的写作特点。

第四章，重建文化身份：反话语——目的论。本章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颠覆帝国：互文性。虽然从广义上讲，所有文本的互文性对之前文本都具有一定程度的颠覆性，但是彼得·凯里小说的互文性中包含着很强的颠覆性。这种颠覆性的特点是通过直接改写帝国文本和刻画父子关系来表现的。第二部分，重建文化身份：反话语。彼得·凯里的小说包含两个层面：解构与建构民族神话。解构是建构的前提，建构是解构的目标。正是在这种解构与建构的冲突过程中，其小说的张力和美学价值才能体现出来。彼得·凯里解构民族神话的过程，就是重新审视殖民历史，颠覆帝国文本的过程，也是重新建立民族身份，确立话语自主支配权的过程。

虽然彼得·凯里的小说没有告诉读者，澳大利亚的民族文化身份是什么，但是他从各个方面揭示了澳大利亚人建立独立文化身份的强烈愿望和艰难历程。文化身份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体，既有内在的统一性和连贯性，也有外在的矛盾与对抗性。澳大利亚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又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再加上与土著人“土地所有权”的纷争，所以其文化身份建构的过程注定是错综复杂、漫长而艰辛的。彼得·凯里小说所表现出的民族意识和愿望，正是澳大利亚民族心理的写照。

第五章，结语：困境与演变。通过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彼得·凯里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深厚历史情结的小说家，其文本所彰显的“写回”帝国中心的特点，折射出凯里的后殖民主义历史观：重新审视和纠正被殖民者歪曲的历史与文化。彼得·凯里小说里的人物往往是极为孤立的个人，面对强大的社会制度感到无能为力，常落入现实的陷阱而难以自拔，生动地表现了现代人所处的困境。而这种困境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具有广泛性和民族性。彼得·凯里“写回”帝国中心的过程，是颠覆帝国文本和重建民族文化身份的过程，其实质是争夺话语权和建立“反话语”的文本革命。通过重新审视充满谎言和偏见的帝国历史和民族神话，使我们看到了新旧殖民者的残忍与虚伪，同时也看到了澳大利亚人建构其文化身份的历史负荷和现实困境。为了表现文本主题和凸显美学价值，彼得·凯里从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而是熔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方法为一炉，使其在继承和超越文学传统中相得益彰，遥相呼应。这种兼收并蓄的风格不同于劳森派的现实主义作品，也迥异于怀特派的现代主义小说，但他以其独特的“杂交”形式建立了自己的自由王国，并开辟了澳大利亚文学的新时代。

关键词：彼得·凯里 帝国 文本 历史 文化身份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a number of Australian writers in the international literary arena and the recognition of their literary achievements ever since 1970s, Australia literature has entered an age of prosperity and drastic change. The winning of Nobel Prize by Patrick White and the twice-winning Booker Prize by Peter Carey strengthened the presence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in the world. However, like many a colonial country, Australia experienced and tolerated the loss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was, oftentimes, viewed as the Other, degenerating into the status of being "Gazed" and "Marginalized." Even in the current world of multiculturalism, Australia still suffers from cultural cringe, exploited and oppressed by the big cultural powers. Faced with such a harsh setting, many Australian writers with national awareness take the construction of independent cultural identity as their historical missions, and endeavor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hoping to secure a due plac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2 Writing Back to the Empire

Among these cultural identity builders, Peter Carey is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and ultimately nostalgic writers, whose fictional text has a prominent feature of historicity. Five out of his eight novels explore the issue of colonial history or the new colonial hegemonism, spanning from national lies of historical narratives in *Illywhacker* to the clash between British Christianity and Aboriginal culture in *Oscar and Lucinda*, from the rewriting of the imperial canon in *Jack Maggs* to the revision of national mythology in *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 from the denouncement of cultural hegemony in *The Unusual Life of Tristan Smith* to the disillusionment of American dreams in *Bliss*. The current dissertation is an attempt to uncover the historical imprisonments and contemporary restraints that Australia is faced with in constructing cultural identity.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ough rich and profound in motifs, diverse and eclectic in techniques, Peter Carey's fiction is characterized with writing back to the Empire, a process of decolonizing imperial texts which were ridden with distortions and prejudices through interrogation, contestation and revision. The purpose of his writing back to the Empire, either British or American, is to subvert the Empire and reconstruct the independent cultural identity of Australia. This textual revolution is, in nature, a struggle for power of discourse.

The dissertation consists of five chapters. Chapter One is